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俄国卷）

编者序言

《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俄语卷》，收入上个世纪的俄语短篇一百篇，每年一篇。它是作品集，也是一部“短篇体”俄罗斯文学史，记述了俄语短篇创作百年来的盛衰变迁。

追根溯源，俄语短篇是“舶来品”，最早在俄语中叫“НОВЕЛЛА”。这是个翻译起来说易实难的词。从文学体裁的意义上说，它介于“中篇”与“短篇”之间，有时就被看成短篇。它本身还有“叙事故事”的意思，词义既说明与西欧文学的承继关系，也表明了与民间口头文学的不解之缘。

从概念上说，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对短篇的理解似有不同。据说鲁迅先生生前有言，要他的儿子多读短篇。提起短篇的功用他又说：“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的事状，所得也颇不少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1929 年)可见，他理解的短篇小说就是——短。胡适老夫子就更武断：“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他甚至斩钉截铁地说：“那些可传世不朽的‘短篇小说’，决没有不具上文所说的两个条件的。”(《论短篇小说》，1919 年)类似的议论还有很多，诸如吃顿饭或抽支香烟的功夫即可读完的文学作品即为短篇，云云。俄罗斯人好像就不一样。他们赞成短篇篇幅要短。现代短篇小说作者谢·安东诺夫就说过：“短篇小说更像歌曲，而不像歌剧。”和照相一样，短篇小说近距离拍下某一物体的一小部分。摄影师竭尽全力选拍人们意想不到的缩图，而小说家却动用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帮助读者看清和理解。话虽如此，俄罗斯人也决不反对

铺陈。虽则以短篇见长的契诃夫也主张,短篇小说就是斩头去尾的故事,但俄罗斯的短篇动辄就洋洋洒洒数万言,特别是有些经典的篇什。精彩固然精彩,就是没有“把开头和结尾删掉”。契诃夫本人写的较长篇幅的短篇其实也不少。

不过,本卷所选的作品主要都是“斩头去尾”的。

习惯上,被学者认可的较早的俄语小说,是感伤主义作家卡拉姆津的《苦命的丽莎》(1792)。作品虽然仅万余字,却被作者定为“中篇”。俄罗斯学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短篇小说脱胎于民间口头文学,比之长篇和中篇,它是“讲述出来的”故事。单以此论,古代俄罗斯文学就有不少作品可以算作短篇。十七世纪的分裂教派首领阿瓦库姆写过《使徒行传》,其中许多章节记述的都是完整的故事,也有人物的心理描写。尼·诺维科夫一七七〇年发表的作品,也曾被瑞士学者说成“俄国首篇最新奇的短篇”。还有很多有名或佚名作者编写的故事、传奇等等。《苦命的丽莎》被认可,大概是因为就形式和内容、就情节的发展来说,已经完全具备了小说——更确切说是短篇小说——应当具备的艺术特点,而且字里行间隐约流溢出俄罗斯的文化精神。这与当时许多对西欧文学——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文学——的仿作大异其趣。

十九世纪初叶,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在写作诗歌的同时,也写小说。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1831)中的五个短篇、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40)中某些独立成篇的章节,还有果戈理的短篇集《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确立了俄语短篇小说在欧洲文学中令人信服的地位,影响波及了整个世纪,这些大概都能算作俄罗斯短篇小说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

普希金时代以后,屠格涅夫、柯罗连科、托尔斯泰,还有契诃夫,创作了许多短篇佳作,使俄语短篇进入一个相当辉煌的时期。短篇小说虽然大多描写人物一生中的某个事件,像片断、草图,但是,它往往预示新的美学倾向,每逢俄罗斯社会发生重大转折,例如十九世纪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一八六一年的农奴改革等等,都率先从文学内

容、语言、风格、结构诸方面开风气之先。以后，高尔基、布宁、安德列耶夫、迦尔洵、库普林等人的写实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作品，更使短篇创作绚丽多姿。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尽显短篇的风采，给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一篇篇经典之作，他们还为世界推出了短篇大师契诃夫。“套中人”别里科夫、看风使舵的奥丘梅洛夫以及许许多多闪光的小人物，都成为世界文学长廊里不可或缺的文学典型。

俄罗斯文学载着辉煌的成就进入二十世纪。

世纪前期，俄罗斯短篇创作似乎涌动着三条河流。一条是上一个世纪的现实主义潮流。柯罗连科、契诃夫、托尔斯泰和柯丘宾斯基仍然扮演着弄潮儿的角色。与他们风头出尽的时代相比，新世纪的作品大概只能算作余响。第二条河流是新起的社会主义文学。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聂维洛夫等人为新人和新的文学思想鼓噪，势头很猛很健。受社会发展的影响，他们后来成为文学的主角。他们的许多后继者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崭露头角。第三条河流就是时下国内风头很劲的“白银时代”作家。当时，俄罗斯文学界十分活跃，文学团体峰起，文化流派林立。在文学方面，“白银”河流的作家们从诗歌起家。他们涉猎哲学、宗教和其他人文科学。他们写作短篇用独特的语境和言说方式，探讨人的命运、存在、自由和个性问题。国内学界有人认为，本世纪文化范畴内的诸多现代主义思潮，都源起于那一时期的俄国。三条河流在俄罗斯文学的河道中交汇，迸溅几多浪花，形同千帆竞发。当然，启航的帆船难免激烈碰撞。

从三十年代中期起，俄罗斯文学生活发生变化。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主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应该“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去描写现实”。从此，俄罗斯的短篇创作渐趋平缓，现实主义成为主流。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多是生活中的英雄，作品更重教化的意义，艺术的多样化更多地体现在作品的风格方面。卫国战争爆发以后，短篇小说和诗歌、随笔、短评一样活跃，鼓动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作品充满英雄主义激情。西蒙诺夫、阿·托尔斯泰真实感人、至今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写于那个时期。在表现爱国主

义主题方面，短篇小说再次涌起一个高峰。炮火硝烟也造就了一批新人。是战争使过去的工程师、医生、军事指挥官改变命运，从短篇起步开始文坛生涯。战后一个时期，短篇小说发展相对滞缓。无冲突论、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冲击着文学。本卷收入的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就曾受过猛烈批判，使得这篇平平常常的短篇具有了另外一种经典意义。不过，认真的作家却蓄势待发，带有后来大成风气的艺术倾向的短篇，已在这个时期初试刀锋。

一九五二年起，奥维奇金发表了随笔体短篇系列《区里的日常生活》、《在前方》等。学界认为，他笔下的农庄人物体现了比单纯的“生产”问题深刻得多的内容。“干预生活”的说法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短篇小说出现了语言崭新、审视历史和深化现实主题的倾向。一大批对时代感觉敏锐的青年作者呼喊着走上文坛。他们的短篇形式怪异、追求寓意，平淡中包含着新一代人对命运的解释，对流弊的嘲讽，给短篇创作带来生机。同时，他们轻慢传统的做法也引发过激烈争论。不久，肖洛霍夫发表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列兵索科洛夫一生中几经起落。作者提供的思考超出了战火兵燹。《真理报》跨年度连载。这种意味深长的做法震动了文学，对思考着、争论着、写作着的作家不啻干火加薪，也为短篇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以后十数年间，舒克申、尤·卡扎科夫、纳吉宾已经在短篇写作方面站稳了脚跟。学者们众口铄金，说短篇经历的是“战壕真实”文学的时代，是乡村抒情散文的时代，是悔悟小说的时代。潮流仍在涌进。旧有的作品好像在为后来的繁荣做开场白。

经过积淀，短篇小说在世纪后期进入又一个似锦的时代，再现了世纪初各种流派和艺术风格争奇斗艳的局面。作家们用短篇记录着时代方方面面的发展。

这里只想叙及两点。第一，在文学题材的开掘上，“战壕真实”文学拓宽了战争小说的疆域。俄罗斯在战争中为人类文明付出巨大，战争也成为历久不衰的文学母题。一个由战时的列兵和下级军官组成的作家群体（他们因此得名“前线一代作家”）在事过之后数十年，

把眼光集中在战时平凡士兵的局部的、琐屑的生活上，描写战时的艰苦、饥饿、死亡和人的恐惧，写对亲人的眷念，吃带血的面包，写为获胜利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巴克拉诺夫一九五九年发表中篇小说《一寸土》（再早一些还可以追溯到维·涅克拉索夫一九四六年的中篇《斯大林格勒战壕》，不过，与当时激越的文学主调相比，这种写法还属凤毛麟角），短篇作家竞相仿效。康德拉季耶夫是写战壕真实小说的行家里手。及至贝科夫，战争小说加进了道德内涵，本初意义上的“战壕真实”概念发生剧变，战争文学出现了全新的面目。其次，就是新时期短篇作家在道德方面进行的深刻探讨。文学作品具有道德内涵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传统。新的短篇小说作家只是扩大了道德因素的文学涵盖。围绕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义务问题，对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得失等道德范畴的问题，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包括短篇的作者都用各自的作品做出自己的解释。阿斯塔菲耶夫、阿勃拉莫夫、别洛夫、莫扎耶夫、扎雷金、沃罗宁、纳吉宾都写过类似的短篇佳作。

俄语短篇作家在百年漫长的发展中摸索过，探求过，尝试过。他们秉承前一个世纪的文学传统，使俄语短篇以独有的艺术特点与世界各国优秀的短篇比肩。在编选这部《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俄语卷》时，笔者至少注意到其中的三个特点。

首先，就是俄语短篇小说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化的。以文学流派角度论，现实主义基本占据主流，但是，在世界各国文学中被开掘过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等，都在俄语短篇创作中被尝试过，这些流派有的就从俄国发轫。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一种流派在俄罗斯真正绝迹。某一流派的消失，其实就是其合理的部分被其他流派吸纳的过程。从文学题材看，俄语短篇中有乡村散文、城市短篇、“战壕真实”小说、莫斯科流小说、集中营文学等等，而且都有佳作问世。从艺术风格看，有叙事型、抒情型、政论型、写实型、随笔纪实型；从结构上说，还有单篇和系列短篇之分。类似我国抒情散文的无主人公作

品，或抒发人对命途的慨叹，或寄情大自然，讴歌气象的壮美，也被归入短篇体裁。有的主要从事非短篇创作的作家，也有写作短篇的经历，诗人中有叶赛宁和叶夫图申科，剧作家有万比洛夫。还有许多名为“叙事故事”实为短篇的作品，似乎很难归类。

鲁迅先生说过：“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竖琴〉前记》，1932 年)“为人生”的短篇是编选“俄语卷”时的首选作品。俄罗斯作家天生亲昵现实主义流派。他们强调作品的教化作用，作品的中心就是人。对美好的——歌颂，对黑暗的——鞭挞，对病态的——嘲弄，举凡涉及人的命途问题，从来旗帜鲜明，无论讲述一个故事，还是抒发一段情感，都是向社会表明一种态度，提供一种生的模式，多数短篇蕴涵人道主义。教化的对象也包括儿童，因此，俄语文学也产生过像盖达尔、阿列克欣那样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

第三，就是对文学传统的认同和继承。十九世纪俄语文学十分辉煌，新世纪的短篇作家不断从中开掘宝藏。这个问题，中外学者已经写过不少。记得十几年前拜读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1976)。这是一部由十二个短篇或中篇组成的作品，各篇独立成篇，又由通贯全书的主题和人物串连，写得十分精彩。没过多久，碰巧看到俄罗斯现代学者舒宾谈论《猎人笔记》，说屠格涅夫“摆脱了在他之前对短篇小说结构方面的所有限制”。我当时想，舒宾的话是不是说得早了一些。

行文至此，难免仍有些遗憾——许多界碑式的俄语短篇因篇幅的关系删掉了。不过，俄罗斯短篇一百年的成就是不争的事实。读过这一百篇“斩头去尾”的短篇小说的读者，会相信我的话。

最后，应该感谢刘克彭、李胜北两位。他们为编选这部“俄语卷”付出过心血。

目　　录

上　卷

1900
一刹那 …… 弗·柯罗连科(1)
1901
书籍 …… 列·安德列耶夫(12)
1902
主教 …… 安·契诃夫(18)
1903
梦 …… 伊·布宁(35)
1904
亮光的童话…… 安·别雷(42)
1905
野果 …… 列·托尔斯泰(53)
1906
葬礼进行曲…… 亚·绥拉菲莫维奇(65)
1907
要人 …… 米·柯丘宾斯基(72)
1908
林妖 …… 尼·古米廖夫(92)
1909
十五年以后…… 瓦·勃留索夫(99)

1910
盲人们 …… 阿·阿威尔琴科(110)
1911
绅士…… 纳·苔菲(118)
1912
上帝…… 米·阿尔志跋绥夫(126)
1913
我只爱你一个 …… 谢·戈罗杰茨基(135)
1914
爱胜过死亡 …… 德·梅列日柯夫斯基(152)
1915
一首歌子是怎样编成的 …… 马·高尔基(168)
1916
白水河畔的故事 …… 谢·叶赛宁(173)
1917
带羽毛的帽子 …… 亚·聂维洛夫(182)
1918
孕生苦果的肖像 …… 米·库兹明(188)
1919
果树园 …… 康·费定(198)
1920
洞穴…… 叶·扎米亚京(210)
1921
吉尔吉斯人捷梅尔别…… 弗·伊万诺夫(221)
1922
巴黎公社社员的烟斗…… 伊·爱伦堡(230)
1923
鹦鹉算命签 …… 米·科扎科夫(243)

1924
空中的路 …… 鲍·帕斯捷尔纳克(254)
1925
希巴洛克的种 …… 米·肖洛霍夫(267)
1926
绣着公鸡的毛巾 …… 米·布尔加科夫(273)
1927
活命水 …… 谢·谢尔盖耶夫一倩斯基(287)
1928
流浪汉 …… 列·列昂诺夫(300)
1929
荒僻之地 …… 维·魏列萨耶夫(312)
1930
绿色的灯 …… 亚·格林(320)
1931
森林之夜 …… 亚·库普林(326)
1932
阿尔加马克 …… 伊·巴别尔(335)
1933
财产…… 丽·谢夫林娜(341)
1934
垃圾风 …… 安·普拉东诺夫(353)
1935
错误…… 瓦·奥维奇金(370)
1936
贫与富 …… 亚·法捷耶夫(381)
1937
菲拉列特基 …… 奥·福尔什(390)

1938
季紬姐 …… 基·梅更(398)
1939
工厂管事的靴底 …… 巴·巴若夫(406)
1940
伏尔加河边有一个悬崖…… …… 列·卡西利(415)
1941
桥 …… 阿·盖达尔(430)
1942
第三个副官 …… 康·西蒙诺夫(436)
1943
刺玫瑰 …… 鲍·拉夫列尼约夫(446)
1944
俄罗斯性格 …… 阿·托尔斯泰(457)
1945
一只鄉羊 …… 尼·里亚什柯(466)
1946
猴子奇遇记 …… 米·左琴科(472)
1947
永不掉队 …… 奥·冈察尔(480)
1948
雷与电 …… 叶·沃罗比约夫(490)
1949
在疗养院里 …… 瓦·柯热夫尼科夫(503)

下 卷

1950
列兵留季柯夫 …… 维·涅克拉索夫(509)

1951
时间的疾步 …… 康·巴乌斯多夫斯基(524)
1952
迟到的信 …… 鲍·波列沃依(530)
1953
永垂不朽 …… 瓦·卡达耶夫(537)
1954
谎话…… 阿·阿列克欣(546)
1955
米什卡 …… 尼·诺索夫(554)
1956
讨论…… 葛·果林(560)
1957
妻子…… 格·巴克拉诺夫(564)
1958
情敌…… 钦·艾特玛托夫(570)
1959
第四市民街 …… 叶·叶夫图申科(589)
1960
安卡拉式的爱情 …… 阿·普里斯塔夫金(603)
1961
雪堆…… 亚·万比洛夫(612)
1962
两夜…… 维·扎克鲁特金(617)
1963
雨季过后 …… 维·波达宁(622)
1964
评论家 …… 瓦·舒克申(631)

1965
“胜利” …… 瓦·阿克肖诺夫(641)
1966
HELLADOS …… 诺·顿巴泽(649)
1967
小路…… 瓦·沙拉莫夫(668)
1968
鸽歼…… 尤·特里丰诺夫(671)
1969
雨和回声 …… 尤·库兰诺夫(686)
1970
吉洪·科洛布欣 …… 鲍·莫扎耶夫(693)
1971
离开车还有三小时 …… 达·格拉宁(706)
1972
雪橇路 …… 谢·扎雷金(714)
1973
蜡烛…… 尤·卡扎科夫(727)
1974
沉默的天空 …… 奥·柯茹霍娃(741)
1975
马儿为什么哭 …… 费·阿勃拉莫夫(746)
1976
宿怨…… 谢·沃罗宁(754)
1977
白鹅…… 叶·诺索夫(760)
1978
士兵的孩子 …… 阿·金(766)

1979
落叶…… 维·阿斯塔菲耶夫(775)
1980
河水弯弯 …… 瓦·别洛夫(781)
1981
野芍药花 …… 伊·拉克莎(796)
1982
“我受不了啊！……”…… 瓦·拉斯普京(806)
1983
第三颗心 …… 亚·特罗菲莫夫(817)
1984
冬日…… 弗·索洛乌欣(828)
1985
音乐课 …… 布·奥库扎瓦(840)
1986
沙漏里的沙子 …… 弗·克鲁平(856)
1987
儿子的心脏 …… 尤·纳吉宾(866)
1988
穆霞大婶和廖瓦大叔…… 叶·波波夫(881)
1989
一个可怕的德国人…… 尤·雷特海乌(899)
1990
小小说八篇 …… 亚·索尔仁尼琴(917)
1991
“阿富汗人” …… 阿·特卡琴科(924)
1992
空虚…… 根·萨普基尔(933)

1993
生活的阴影 …… 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943)
1994
敲诈…… 塔·绍欣娜(948)
1995
招聘…… 米·列维金(956)
1996
小心！电梯 …… 阿·伊宁(962)
1997
铁路宗教剧 …… 安·乌特金(966)
1998
逃兵伊万 …… 奥·巴甫洛夫(974)
1999
人和毛毛虫 …… 法·伊斯坎德尔(984)

1900

一　刹　那

弗·柯罗连科

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出身贵族,一八七四年进莫斯科的一家农学院学习,后因参加反对专制的民主运动被开除,并最终被流放。一九〇〇年起,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长期担任俄国民粹派喉舌《俄罗斯财富》的主笔,是世纪初不但从事笔耕,而且积极参与进步运动的活跃人物。

柯罗连科文学成就斐然,早在流放时期就开始文学活动,代表作有晚年写作的自传体小说《我的一个同时代人的故事》,小说《盲音乐家》(1886)、《嬉闹的河》(1891)等。这些作品表现出作家视文学为改造黑暗现实的武器等艺术主张。写于本世纪首年的短篇《一刹那》也可算作这一类的作品。

一

"要起风暴了,兄弟。"

"是呀,班长,要来强风暴了。我挺熟悉这种东风。海上的夜晚

可不安全啦。”

“愿圣约瑟保佑我们的海员吧。打鱼的全都撤走了……”

“可是您瞧瞧：那边看样子还有船呢，我瞧见了一张风帆。”

“不，那是鸟儿的翅膀作闪。你可以站到墙垛后边避避风……再见吧。过两小时换岗……”

班长走了，哨兵留在四边圈有微晃着围墙的小堡垒的侧墙上。

果然，风暴逼近了。夕阳西下，风越刮越烈，晚霞红红地燃烧，天空渐渐地布满了火焰——蓝蓝的大海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冷。白晃晃的浪峰已截断某处黑沉沉的海面，此时此景仿佛令人觉得，这是因忍之已久的愤怒而变得凶狠惨白的大海的幽深处想要宣泄一通。

天空上也呈现一片惊慌。云层延伸成一条条长带，自东往西奔去，在那边接二连三地燃烧起来，如同飓风把它们抛进炽热的大铁炉里。

大海上已弥漫着大雷雨迫近的气息。

那船帆仿佛受惊鸟儿的翅膀，在黑黝黝的水浪上边亮亮闪闪：一个收船晚了的渔夫想要躲避风暴，显然，他已不指望回到相距老远的岸边了，而是把自己的小舟驶向堡垒这一边。

远处的海岸早已沉没在雾霭、浪花和傍晚的暮色里。大海剧烈而持久地咆哮不已，一个个巨浪不断滚向遥远的尚有夕照的地平线。孤帆远影，时隐时现。小船迎风缓缓而行，费劲地破浪前进，慢慢地靠近了岛屿。哨兵从垒墙上观望着它，他似乎以为暮色和怀有可怕意图的大海会以黑暗、毁灭以及自己空漠的巨浪的拍击迅速淹没这惟一的一叶小舟。

堡垒侧墙上突然亮了一下灯光，随之又亮了第二下、第三下。那小船已消失不见了，可是那渔夫能看得见灯光——在浪涛滚滚的无边大海上边燃起的几点闪烁的火光。